



燃燒的心——東京朝日啤酒大樓

方元攝

# 淚的感言

牛生旅生涯，一生艱苦坎坷，使我一向以鐵石心腸自詡，故對淚痕頗不屑，認為那是懦弱和膽怯的產物，常為自己被稱之為硬眼人從不愛流淚而驕傲。可是當汶川地震到來之際，我一切防線立即被沖垮了。在電視機前，我熱淚盈眶，淚如雨下，哽咽難忍，眼淚打濕衣襟，一生一世的眼淚似乎都在此此刻一股腦地流了出來。其實流淚的不止是我，成千上億的人都在流淚，如果把這些眼淚匯集起來，那就是奔騰的江河湖海。

淚是人們從眼睛中流出的液體，也叫淚水，它的主要成分是水，應當不會有錯。也許通過科學的檢測不一定完全是水，還有蛋白質什麼別的東西，但那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俗話說「滴水可以照見太陽」，那麼由此推論，從人體中流出的眼淚可以反映人類全部情緒。當地動山搖，山崩地裂的那一刻，當我的眼睛被淚水擋住視線的時候，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該有多少人的眼淚流在一起，那不僅僅是悲傷、痛心、同情、哀悼，同樣是萬眾一心，血濃於水，你災猶如我災，你傷猶如我傷，是有難同當、患難與共的一種民心的凝聚和擔當。

我相信許多人的眼淚是因為感動而流。在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溫家總理便趕到災區，在最危險的時刻，在最危險的前線，他身穿雨衣，腳踏雨鞋，出現在受災群眾當中；臉黑了，人熬瘦了，他仍咬牙嘶啞，一身疲憊地奔跑，指揮着一次又一次的特殊戰爭。

人們看到總書記風塵僕僕來到群眾中間，向災民問寒問暖，中午他就在救災工作隊一起吃一樣的飯菜，喝一樣的飲料，然後又踏上了到別處災區的征程。他是十三億中國人的領導，這種身體力行親視民行爲，誰能不爲之感動。而成千上萬的軍人、武警、基層黨員幹部、公務員、志願者，更以他們的血肉之軀，奮不顧身地創造着感動。

我相信許多人的眼淚是爲感激、感慨和感恩而流。當大地還在震盪，無數人被埋在廢墟，生死不明，亟待救援的時候，從國家主席到普通士兵，從政府總理到能夠伸出援援之手的普通百姓，他們勇往直前，用雙手，流鮮血，拚生命，將一個又一個瀕危的生命救出來，一次次生命的奇跡被創造，一回回生命極限的記錄被刷新；實在令人感激。八〇後的一代，獨生子，小皇帝，垮掉的一代，過去曾有多少人感歎，靠這樣一代年輕人當兵上戰場，我們的軍隊如何能打仗？但是在災區面前，子弟兵中絕大部分是八〇後的戰士，他們勇猛強壯，不怕犧牲，仍然是特別戰鬥的最可愛的人，無數少年英雄，不計其數的青年志願者不但接受了住了考驗，而且證明：江山代有才人出，中華民族的青年是大有希望的新一代，豈能令人感慨！眼淚是民族凝聚力的結晶；就在地震發生的那一刻，在四川，牽動世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四川地震災區成了人們最掛心的地方，我們以舉國之力的氣概投入這場抗災救災，共同譜寫着一曲中華民族戰勝災魔，重建美好家園的英雄頌歌，受災的同胞怎能不感恩。

過去我一直問：梁啟超爲什麼在古老祖國最爲災難深重之時寫下他不朽的《少年中國》，透過眼淚我終於明白：在大災面前，這多麼的人流下熱淚，決不是消沉、沮喪和懦弱，而是代表着團結、奮進、決心和恆心。中華民族正值少年，如旭日東升，任何艱難困苦，都阻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中華復興，中國要崛起必將是歷史的必然和不可抗拒的潮流。這就是我對淚的感言。

李如志



李如志

# 卡米爾一家

陳秀玲

卡米爾一家在波蘭很受歡迎的男性名字。它源自阿拉伯語，代表「完美」。去年夏天，老伴、兒子和我同遊波蘭。抵達華沙蕭邦國際機場，兩位年輕人前來接機。當中，穿白襯衫、戴眼鏡的一位叫卡米爾。他說：「這趟旅程，我將與你們同行。」

由機場往華沙市中心途中，遇到奔馳的司機。卡米爾隨即避開右邊越線而行的公共汽車。然後，一直架起雙鏡，默默開車的他，像一枚被引爆的小炸彈，用力踏著汽車油門，追上了公共汽車，用手指著自己的頭，以波蘭語大聲罵司機，大概是罵對方沒腦袋。爲了讓年輕人稍稍平息怒氣，老伴說：「這司機也許生活不快樂。」

「這樣開車確實是太危險了。」卡米爾餘氣未消。不久，年輕又回復他不苟言笑、一張「酷酷」的臉。我們三人相視而笑，心裡似乎都想著同一件事：此後十天，卡米爾將載著我們日行三百公里，跨越十數城市，再把我們送返華沙。他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夥伴呢？

第二天趕行程，需要夜裡行車。我看卡米爾聚精會神地開車，絲毫不敢鬆懈的模樣，對這年輕人就非常放心。卡米爾說一口流利英語，談吐得宜，對波蘭經濟與國家發展有自己的看法。相處下來，我們知道這年輕人殊不尋常。

根據接待單位安排，旅程中，卡米爾不會跟我們同住一酒店，他會住在青年旅舍。華沙的下一站是克拉科夫。那天晚上，卡米爾跟我們互道晚安，約好翌日早上八時在酒店大堂會合。第二天，慣於早起的他收七時多就看到卡米爾的車子停在酒店門外，還看到他的收拾行李。老伴就問兒子，往後幾天是否願意跟卡米爾同住一個房間，兒子欣然答應。

從那天起，卡米爾跟兒子成了室友。兩個年輕人每晚促膝而談，不亦樂乎。兒子告訴我們，年紀輕輕的卡米爾，有著許多夢想與抱負。

卡米爾二十三歲，目前在波蘭大學攻讀經濟系。十九歲創立自己的運輸物流公司，卡米爾的人生規劃是當企業家。因爲工作關係，卡米爾常開車載他的顧客遊走歐洲各國。我問他最喜歡哪個歐洲城市，他說首選還是華沙，其次是摩納哥和馬德里，因爲那兒有一級方程式賽車。

年紀輕但見識廣的卡米爾，曾經隨同沙特阿拉伯公主的專隊造訪波蘭地，在波蘭走了一圈。那次，沙特阿拉伯公主到訪波蘭，旅遊團租用了卡米爾公司的車子爲訪問團運送行李。我們都羨慕他能「與公主同行」。

當上運輸物流公司老闆的卡米爾，還有更遠大的夢想。他希望五年內擁有自己的餐廳，十年內擁有自己的酒店。每次出差，卡米爾都睡在車上，把住宿津貼省下來。這樣，他發展事業的目標，就能早日達成。

老伴和我打從心底裡讚賞這青年，也很想爲他的夢想想出一分力。之後，每次入住酒店，我都要求兩間雙人房，讓卡米爾跟兒子一樣有舒適的睡眠。只是，我的良好意願偶爾也會遇上阻滯。有一次，我被服務員問得啞口無言。

「這位女士，根據我們的記錄，你們訂了一間雙人房和一間單人房，一共三位入住。請問單人房那一間，爲何需要兩張床呢？」服務員說。

我只好如實道來，因爲我希望司機跟我們同住一家酒店。

「對不起，卡米爾先生不在訂房名單上。況且，你們的房間是接待單位訂的，有任何更改，需要訂房單位給我們指示。」服務員說。

「把單人房換成雙人房的附加費用由我們來付，這樣可以嗎？」我問。

服務員搖搖頭，說聲「抱歉」。她的堅持讓我有點生氣。老伴倒是心平氣和地說：「這國家做事有規矩的，不是挺好嗎？接待單位用的是公帑，嚴謹一點也沒有錯。」

經商量後，我們還是把卡米爾「偷運」到兒子房間，好讓這位忠誠盡責的工作夥伴睡一覺安穩。

波蘭警察對酒後駕車者執法嚴格，卡米爾也嚴守開車不喝酒。只有在山城扎科帕內那一晚，卡米爾說我們吃晚餐的高原民族餐廳與下榻酒店距離甚近，走路過去才十五分鐘，開車要繞一大圈，反而更費時。於是，我們一致通過走過去。結果，一來一回，走了個半小時。我想，小伙子敵不過夏夜山城悶熱的氣氛，也想像一杯冰凍的啤酒吧。

波蘭之旅，老伴希望捕捉一些老人的靜態特寫，卻苦無合適機會。卡米爾知道後，主動邀請我們到他家作客，並徵得父母同意，充當老伴的攝影模特兒。

卡米爾家住華沙市郊，是一座前後院的獨立小平房。我很喜歡卡米爾對「家」的描述。他說，這座外表平實的民房是他心靈的城堡。

我們隨卡米爾走進被夏日陽光照得一室溫暖的客廳，逐一見過他嚴肅的父親，能幹的母親，清純的妹妹，慈愛的祖母，還有被視爲家中一員的牧羊犬。

卡米爾父親是蔬果批發商，一位日出而作的勤奮小企業家。卡米爾說，他的創業志向深受父親影響。另一方面，他也佩服母親的才幹。卡米爾母親曾任餐廳經理，廚藝出色。卡米爾開餐廳的夢想，就是因母親而起。那天，母親爲我們準備了一桌子食物，她親手烘焙的波蘭蛋糕、巧克力、鮮果汁，讓人吃在口裡，甜在心裡。

到達卡米爾家時，妹妹剛好外出，家教嚴謹的父母特地打電話把女兒叫回來。卡米爾妹妹跟哥哥一樣，長得清眉目秀。我從未見過正在嬌羞的女孩子笑得那樣甜甜美，一看就知道這美麗的面孔源自一顆善良的心與幸福的家。

祖母不懂英語，只默默坐在一旁，以溫柔的眼睛慈愛的臉，守護這座城堡與她的孩子。

家，就是那麼重要。幸福的家庭培養快樂的孩子，快樂的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古風波蘭歷經滄桑而屹立不倒，想必是牢固的家庭觀念。美麗的家，是國之城堡。

「流動空間」

蔣小姐從台灣嫁到日本，在東京住了十幾年，非常喜愛日本的生活。無論她什麼事，她都沒有日本的好。但是當我問到：「日本的男人幽默嗎？」

「日本的男人幽默嗎？」

蔣小姐馬上嘟起嘴，拉長聲音說：「[Moou]」

「我在東京住了一周，當然不如蔣小姐對日本的認識深刻，但幸運的是，在短短的一周中卻讓我見到了日本人的幽默。東京「淺草寺」是個熱鬧的地方，街邊有一排古雅、閃亮的黃包車。有趣的是那些車夫，他們都是生龍活虎的小伙子，身上穿著藍色的短褲，拉車的時候，擺著繫繫的小屁股，一邊跑一邊扭，格外風趣，坐在後座上的人，太太一定看得開心。這不是日本男人的幽默嗎？」

「建築的眼鏡」識人。那麼日本的建築幽默

「日本的幽默」

與古老的「淺草寺」一河之隔，有一座現代化的大樓非常搶眼。它的形狀像一個啤酒杯，黑色的石牆打磨得光滑又亮，好像黑啤酒半透明的酒液；樓頂上有一個鍍金的、巨大的抽象雕塑，猶如酒杯上飛出的一抹金色的啤酒沫。那種超現實主義的、成年人的稚氣，令人忍俊不禁。

這是「朝日啤酒」公司的大樓。那個啤酒沫，據說應該被理解爲一個被風吹歪了的火苗，代表朝日啤酒公司「燃燒的心」。設計這座大樓和雕塑的是法國人斯塔克(Philippe Starck)。他本想用「燃燒的心」來表現當代城市「失去的尺度」，但日本人並不明白他要表達什麼，甚至覺得那個雕

「日本的幽默」

使周圍的摩天大樓看起來變小了，減輕了建築對人的壓迫感。它像一個滑稽的丑角，給一本正經的現代主義城市加了一點後現代的插科打諢。

雖然這座「啤酒杯大樓」帶有法國人的俏皮和我行我素的性格，但並非沒有日本文化的影響。建築的黑色配雕塑的金色產生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和文化個性，流露出一種東

「日本的幽默」

方的、日本的風情，令人聯想到日本的漆器藝術。

儘管是法國人的設計，但法國人和日本人一致認爲這種稀奇古怪的東西只會出現在東京。斯塔克只不過是用法國人的方式展現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種成年人的稚氣。也許，日本人的幽默需要藉法國人的俏皮表現出來。這就像北京的奧運會場館「鳥巢」和「水立方」，中國人的膽識要藉瑞士和澳大利亞人的創意才能體現。

日本人的幽默不像法國人那樣頑皮、機靈，而是認真、憨實的。如果說法國人的幽默好像一杯氣泡豐富的香檳，那麼日本人的幽默就像一碗苦中有甘的茶。在這碗茶裡，有時加了一點香檳，有時混了點「可樂」。在東京的建築上經常可以見到這種混合着其他文化的日式幽默，讓我會心一笑。同時也讓我反思：爲什麼香港的建築那麼鬱鬱，缺乏幽默？是不是因爲香港拉黃包車車夫都是「老驍伏櫛」的老人，讓我們幽默不起來呢？

「院落落月」

錢續坤

倏爾一滿亮燦燦的銀汁，悄然地在我深度的鏡片上蠕動，旋即又風韻向存地漫開，誘惑着我抬起近視的雙眼，去細細地凝視，看那自簷口滴落下来的，竟然不是露珠，不是雨粒，而是一汪若冰似玉的月華。

我習慣於在院中孤寂地獨坐，喜歡在黑夜里守鄉村的靜謐與溫馨。而此刻，白天的喧囂已經遠遁，妻兒也漸次睡去，我正被一種新穎的構思和親切的情感驅使着，欣喜着，於是輕輕地帶上門，走到院中，去真切地感受那怡情蕩性、鮮鮮靈動的月光。

今夜，高懸於我矚仰之中的，並非一輪豐盈的滿

「與痛苦拔河」

齊夫

人生就是與痛苦拔河，這是我過了大半輩子才悟出的道理。痛苦包括肉體痛苦與精神痛苦兩種。年輕時感受到的精神痛苦較多，像失眠呀、失學呀、失意呀、不受重用呀、報國無門呀、被人歧視呀等等，不一而足。老年時感受到的肉體痛苦較多，體力下降，積勞成疾，耳聾眼花，百病叢生，每天大把吃藥，睡覺難眠，吃飯不香。特別是慢性病，多年無法治愈，痛苦難熬，甚至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年輕時，我們勇於與精神痛苦拔河。戰勝了失學痛苦，建立了幸福家庭；走出了失學陰影，我們自學成才，在不同崗位上建功立業；頂住了各種歧視，我們脫穎而出，勇挑重擔，成爲佼佼者。當然，也有在拔河中失利的。譬如因爲失學而不思進取，甘於平淡，不求作爲，自甘墮落。因爲失學而失意、失敗、失志，一蹶不振，因此而走上絕路的也不乏其人。林黛玉就是典型的拔河失敗者，不僅是因她體格的弱不禁風，更重要的是她精神上的懦弱與萎靡。

就連學貫中西，才高八斗的大學霸王國維，也是在與精神痛苦的拔河中的失敗者。大清朝覆沒，曾榮爲「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雖然衣食不憂，但精神卻萬分痛苦，經過苦苦掙扎後，終於無力解脫，自沉昆明湖。留下「五十年，只欠一死」的遺言，化成一縷輕煙，飄然而去。

一般來說，人到了知天命後，該爭的東西都爭到了，新鮮勁兒就過去了，爭不到的東西也看淡了，身外之物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精神上的痛苦就漸漸讓位於肉體上的痛苦。於是，人又開始全力以赴，用盡渾身解數與肉體痛苦拔河。

就說我吧，年輕時就不知道什麼腦脹，也沒有生病的概念，頭疼腦熱的，睡一覺就好了，磕磕碰碰的，恢復得也很快。現如今可不行了，五十往後，好像覺得身上的零件都開始衰老老化，一天到晚，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疼，就沒幾天消停日子。單說今年春節剛過，我的老寒腿就開始發癢，走路一瘸一拐的，疼痛難忍，坐時間長了，又麻又痛，真是坐立不安。好在有與老寒腿拔河的經驗，按摩、理療、藥敷、打針，幾管齊下，不到一個月，就宣布這個回合以我勝利而告終。

接着是牙疼，牙床腫得老高，晚上疼得睡不着覺，白天疼得吃不下飯，吃什麼消炎藥都不管用。隨後不得不接受牙醫建議，拔了這顆害我幾年的病牙。可是，拔牙也不是個事，這是個下策，眼睜睜看嘴裡牙已所剩無幾了，假牙比真牙還多，真是欲哭無淚。這回與牙疼拔河是我走了這步。是牙疼剛好，腰間間盤突出又發作了。這也是我的老對手，雖然來勢兇猛，打我個措手不及，但一冷靜下來，我馬上組織全力反撲，牽引、烤電、按摩、針灸、對症下藥，名醫出馬不樂觀，他說，兩個星期過去，優勢就到了我這一邊。可是醫生並不樂觀，他說，這回與牙疼拔河是我走了這步。以後再說以後吧，這次算是拔了個平手。

與痛苦拔河需要毅力、勇氣、耐力和力量，而這一些東西我是越來越少，所以今年的三場拔河，一勝、一和、一敗，我已經很滿意了。世上沒有常勝將軍，況且以我這衰老之年，這也算是不錯戰績了。

基督教說，人生來就是受苦的。人一呱呱落地，第一聲啼哭，就等於正式宣布：與痛苦拔河比賽開始！人到兩眼一閉，這才算與痛苦拔河結束。勝了多少回合，敗了多少回合，就成了歷史記錄，但願我們都能勝多敗少，多與快樂爲伴，少與痛苦爲伍。



卡米爾一家

藍乃才攝

中題首以待，在寂靜的屋簷下兀自飲泣。因此，月光不可辜負！

同時，不可辜負的還有涵納我的這所小院。院子不大，裡面除了一架蔥蘢的葡萄之外，基本上沒什麼其他的植物，所以月光能夠朗朗地照下來；而我和妻兒卻常常以擁有這所小院而驕傲和自豪。因爲這是我的家，是屬於我們的那一份自由的天地，我們在這裡可以把一腔的心曲訴諸月兒，也可以在默想裡，爲造化獨出機杼的創造而深深地感動。

我這般思忖着，似乎便有了幾分醉意；朦朧中，也似乎感受到那院落溶月，實際上是丹青妙手的一幅水墨佳作，等待着知音去細細地玩味，去潛心地欣賞……

「我是我」

什麼腦脹，也沒有生病的概念，頭疼腦熱的，睡一覺就好了，磕磕碰碰的，恢復得也很快。現如今可不行了，五十往後，好像覺得身上的零件都開始衰老老化，一天到晚，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疼，就沒幾天消停日子。單說今年春節剛過，我的老寒腿就開始發癢，走路一瘸一拐的，疼痛難忍，坐時間長了，又麻又痛，真是坐立不安。好在有與老寒腿拔河的經驗，按摩、理療、藥敷、打針，幾管齊下，不到一個月，就宣布這個回合以我勝利而告終。

接着是牙疼，牙床腫得老高，晚上疼得睡不着覺，白天疼得吃不下飯，吃什麼消炎藥都不管用。隨後不得不接受牙醫建議，拔了這顆害我幾年的病牙。可是，拔牙也不是個事，這是個下策，眼睜睜看嘴裡牙已所剩無幾了，假牙比真牙還多，真是欲哭無淚。這回與牙疼拔河是我走了這步。是牙疼剛好，腰間間盤突出又發作了。這也是我的老對手，雖然來勢兇猛，打我個措手不及，但一冷靜下來，我馬上組織全力反撲，牽引、烤電、按摩、針灸、對症下藥，名醫出馬不樂觀，他說，兩個星期過去，優勢就到了我這一邊。可是醫生並不樂觀，他說，這回與牙疼拔河是我走了這步。以後再說以後吧，這次算是拔了個平手。

與痛苦拔河需要毅力、勇氣、耐力和力量，而這一些東西我是越來越少，所以今年的三場拔河，一勝、一和、一敗，我已經很滿意了。世上沒有常勝將軍，況且以我這衰老之年，這也算是不錯戰績了。

基督教說，人生來就是受苦的。人一呱呱落地，第一聲啼哭，就等於正式宣布：與痛苦拔河比賽開始！人到兩眼一閉，這才算與痛苦拔河結束。勝了多少回合，敗了多少回合，就成了歷史記錄，但願我們都能勝多敗少，多與快樂爲伴，少與痛苦爲伍。

「白領客串「假日農夫」」

夏威

從春到夏，每逢週末，人們在北京郊外時常會看到這樣一幅景象：一些看上去像書生或者老闆的人，正在田間頭頭揮舞鋤頭、刨土種菜，他們就是被稱爲「假日農夫」的都市白領一族。

當越來越多的富爾夫球場出現在京城四周的時候，不少白領卻對田園生活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渴望。那些隱於近郊、充滿田園氣息的休閒觀光農莊，逐漸成爲繁忙都市人的休閒、租賃或買下一塊地，既可過把農夫的癮，又能嘗到自己勞動的果實，如此勞逸結合，有益身心的農耕休閒，受到越來越多白領的青睞。

諸先生的農莊在順義後高麗營鄉。地方不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居住區、果樹區、農作物區、養殖區，劃分嚴密而兩全，儼然是一個成熟的綠色生態園。兩側是大片的菜地，種着白菜、蘿蔔、茴香、韭菜……中間有一條石子鋪就的小路，焊上葡萄架、瓜果，便成了一條長廊。

自從租了這裡的地後，這裡就成了全家人的開心樂園，連兒子也惦记着自己種下去的菜籽。諸先生說，來這裡的初衷很簡單，就是爲了讓家人吃上新鮮乾淨的蔬菜。他的父母都已經八十高齡，索性就住在這裡，幹幹農活，忙一些反而自在。「自己種的菜既新鮮，吃着也有成就感。」朋友們來的時候，諸先生從租了這裡的地後，這裡就成了

生很開心，走的時候，他在後面喊：多摘點黃瓜、桃子，多帶就是幫我了。今年收成好，我們自己也吃不完！

到了周六，蔣先生脫下穿了一周的行頭，換上便裝，駕着小車開始了他的快樂旅程。密密實實的葡萄青葉掩映着農莊是他的目的地，這裡有他的房間，租上一間住下，隔絕外界的塵囂，他打着鋤頭，戴着斗笠，專心致志侍弄自己的田地，他自言，在美麗的山中耕作簡直是一種享受，令人產生出世之想，工作時的一切煩惱被拋於九霄雲外。

蔣先生和許多莊主也正是看中了這裡的環境和設施，才起了做「假日農夫」的念頭。

現在，每到週末，隨着莊主們的到來，這個農莊就會熱鬧起來，田裡其樂融融，即使雨天，躲在自家的農舍，喝杯茶，或雨中垂釣也有別樣的樂趣。

人生就是與痛苦拔河，這是我過了大半輩子才悟出的道理。痛苦包括肉體痛苦與精神痛苦兩種。年輕時感受到的精神痛苦較多，像失眠呀、失學呀、失意呀、不受重用呀、報國無門呀、被人歧視呀等等，不一而足。老年時感受到的肉體痛苦較多，體力下降，積勞成疾，耳聾眼花，百病叢生，每天大把吃藥，睡覺難眠，吃飯不香。特別是慢性病，多年無法治愈，痛苦難熬，甚至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年輕時，我們勇於與精神痛苦拔河。戰勝了失學痛苦，建立了幸福家庭；走出了失學陰影，我們自學成才，在不同崗位上建功立業；頂住了各種歧視，我們脫穎而出，勇挑重擔，成爲佼佼者。當然，也有在拔河中失利的。譬如因爲失學而不思進取，甘於平淡，不求作爲，自甘墮落。因爲失學而失意、失敗、失志，一蹶不振，因此而走上絕路的也不乏其人。林黛玉就是典型的拔河失敗者，不僅是因她體格的弱不禁風，更重要的是她精神上的懦弱與萎靡。

就連學貫中西，才高八斗的大學霸王國維，也是在與精神痛苦的拔河中的失敗者。大清朝覆沒，曾榮爲「南書房行走」的王國維，雖然衣食不憂，但精神卻萬分痛苦，經過苦苦掙扎後，終於無力解脫，自沉昆明湖。留下「五十年，只欠一死」的遺言，化成一縷輕煙，飄然而去。

一般來說，人到了知天命後，該爭的東西都爭到了，新鮮勁兒就過去了，爭不到的東西也看淡了，身外之物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精神上的痛苦就漸漸讓位於肉體上的痛苦。於是，人又開始全力以赴，用盡渾身解數與肉體痛苦拔河。

就說我吧，年輕時就不知道什麼腦脹，也沒有生病的概念，頭疼腦熱的，睡一覺就好了，磕磕碰碰的，恢復得也很快。現如今可不行了，五十往後，好像覺得身上的零件都開始衰老老化，一天到晚，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疼，就沒幾天消停日子。單說今年春節剛過，我的老寒腿就開始發癢，走路一瘸一拐的，疼痛難忍，坐時間長了，又麻又痛，真是坐立不安。好在有與老寒腿拔河的經驗，按摩、理療、藥敷、打針，幾管齊下，不到一個月，就宣布這個回合以我勝利而告終。

接着是牙疼，牙床腫得老高，晚上疼得睡不着覺，白天疼得吃不下飯，吃什麼消炎藥都不管用。隨後不得不接受牙醫建議，拔了這顆害我幾年的病牙。可是，拔牙也不是個事，這是個下策，眼睜睜看嘴裡牙已所剩無幾了，假牙比真牙還多，真是欲哭無淚。這回與牙疼拔河是我走了這步。是牙疼剛好，腰間間盤突出又發作了。這也是我的老對手，雖然來勢兇猛，打我個措手不及，但一冷靜下來，我馬上組織全力反撲，牽引、烤電、按摩、針灸、對症下藥，名醫出馬不樂觀，他說，兩個星期過去，優勢就到了我這一邊。可是醫生並不樂觀，他說，這回與牙疼拔河是我走了這步。以後再說以後吧，這次算是拔了個平手。

與痛苦拔河需要毅力、勇氣、耐力和力量，而這一些東西我是越來越少，所以今年的三場拔河，一勝、一和、一敗，我已經很滿意了。世上沒有常勝將軍，況且以我這衰老之年，這也算是不錯戰績了。

基督教說，人生來就是受苦的。人一呱呱落地，第一聲啼哭，就等於正式宣布：與痛苦拔河比賽開始！人到兩眼一閉，這才算與痛苦拔河結束。勝了多少回合，敗了多少回合，就成了歷史記錄，但願我們都能勝多敗少，多與快樂爲伴，少與痛苦爲伍。